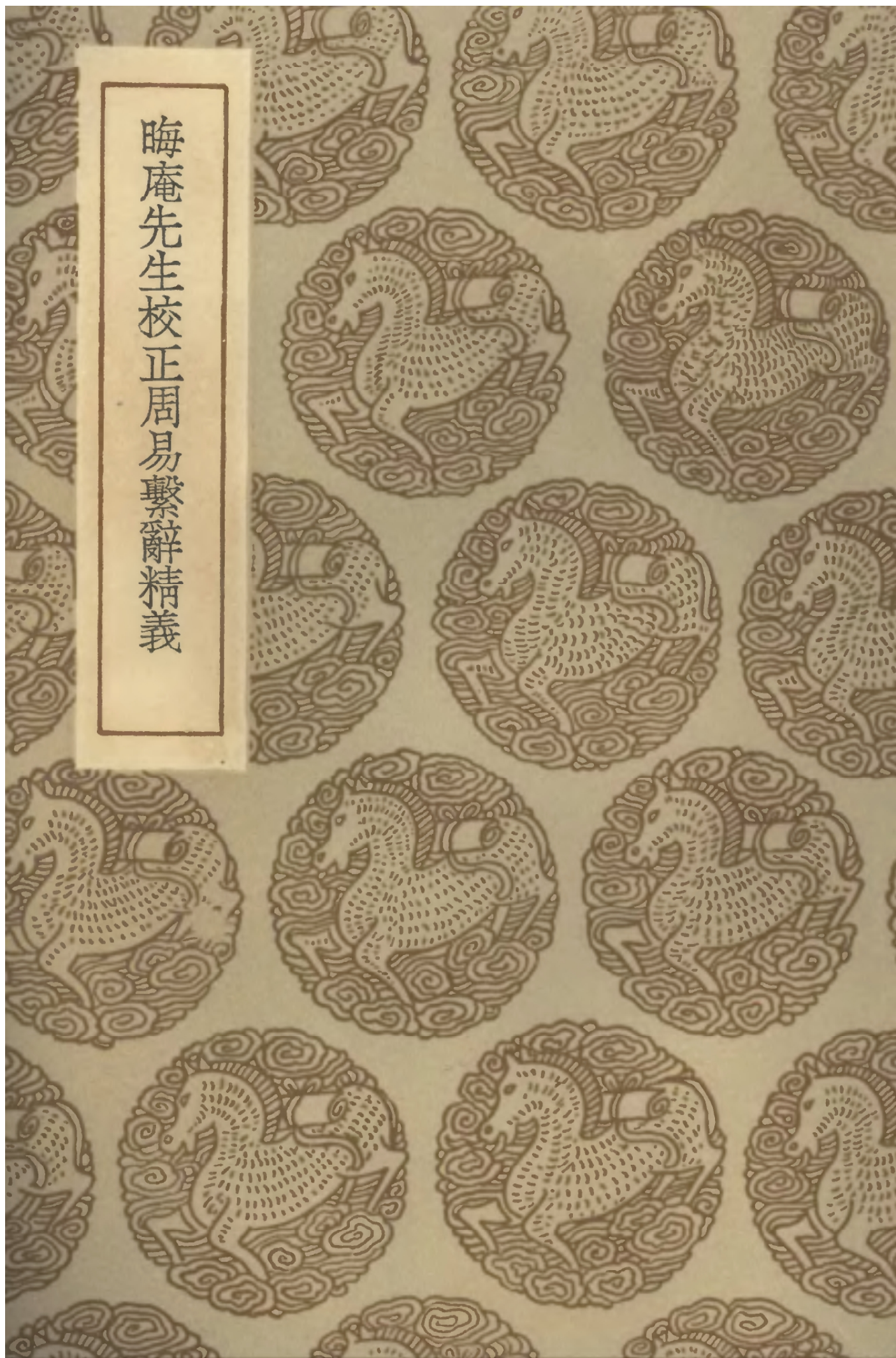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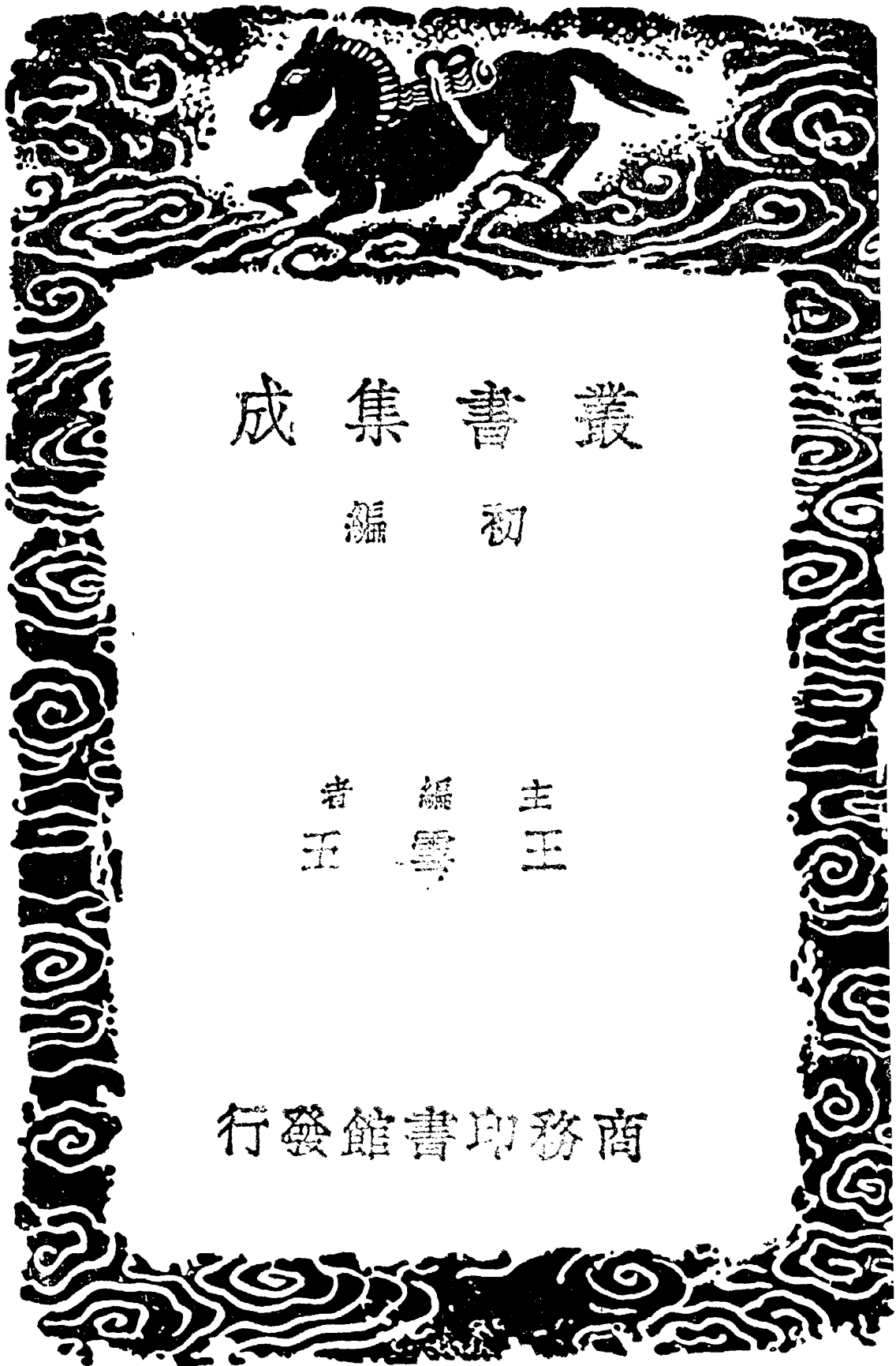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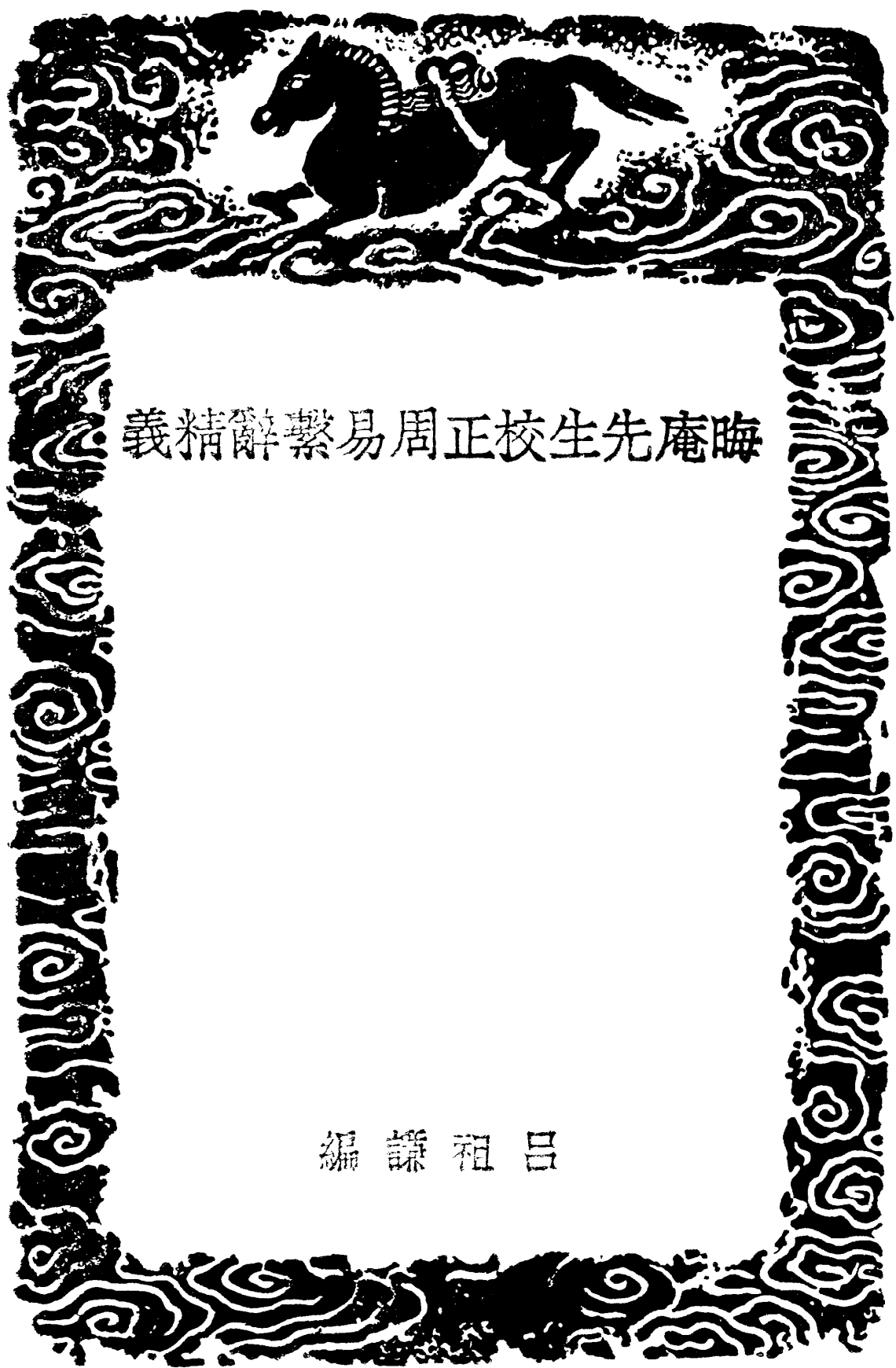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義精辭繫易周正校生先庵晦

編 謙 祖 呂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本館據古逸叢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東萊呂

祖謙

編

上繫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
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
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
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釋氏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

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作万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為成物乾坤一而為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乎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乎中也○又遺書曰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又曰命之曰易便是理一至此七字只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一扇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商部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原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匠空終自著齊物到頭爭○又曰坤作成物是積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張氏曰先分天地之性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則莫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又曰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又曰靜專動直不為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為剛果斷然不疑矣○又曰天地動靜之理天為動地為靜動地方則頃安靜○又曰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又曰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

有兩體健順而已亦不可謂天无意陽之意健不爾何以發散和一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少不順即有變矣有變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於措辭者已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得天為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法也則是效也效者則是成形成形則地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行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又曰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自鼻息相摩以盪於腹中物既銷鑠氣復昇騰。又曰天地雖一物理須從此分別太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蓋莫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器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漸形不謂之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為而為故其成也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至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以久者可以久遠推行而可大者其德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德業措諸事業而言易簡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得人道理自當爾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參天地。又曰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器能成物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之為物豢之則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為其難則推其平易則易知易從一依信則人從信為以其可從信人斯委任故易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難有言易有言小

有言大无乎不在。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剛乃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以。又曰：日新。又曰：德業不可以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人。況可謂之聖人乎？

○又曰：簡易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經正則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又曰：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也。○呂氏曰：知與能，聖人皆有所本。盡知盡其大而不盡其細，盡其可及而不盡於所不可及，皆不害其為盡也。坦然可見者，本也。本非健不立，故君子體乾以易知，順而可行者，理也。理非順不可，故君子體坤以簡能，簡如簡冊之簡，順而有理。雖有不能，未足咎也。其知其能，躰天地之簡易而已。易則易知道，亦不遠。故曰有親，親近也。簡則其功易成，所成近道，則可以進德而不息。所以能有功，則可以廣業而不廢。一作：○謝氏語解曰：敬義立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能成已又能成物，成已德也，成物業也。君子以其簡易故不孤，君子之德業以其易知易從，故必有鄰。有鄰之謂。○楊氏易藁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也。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其孰為乾孰為坤？邪？觀乎天地則乾坤定矣。故乾為君為父，以天尊故也。坤為臣為子為妻，以地卑故也。六爻自初而至於上，則卑高陳矣。五為君二為臣，則貴賤位矣。乾剛坤柔，以其動靜有常也。至其變動不居，則剛柔不足以斷乾坤矣。乾道成男，自坎而至於震，東北方也。坤道成女，自巽而至於兌，西南方也。此方以類聚也，則凡麗乎陰

陽者无物不然矣八卦類萬物之情而不相通此物以羣分也以其
所言推其所未言者亦无物不然矣有聚有分則同異交構而吉凶
之所由生也○又曰變化者其神之所為乎无象无形則神之所為
隱矣此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理之不得已焉者其相摩相盪非有機
絨綱維而然也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蓋變化之見而形象之見
也乾始萬物莫之為而為之也以易知之而已坤代終其作之也以
其簡能之故成物而已○又曰无險設之行則易知而有親事得其
要則易從而有功无親烏可以无功烏可大可而已非其至也故為
賢人之德業知此則乾坤之於人无二致也○又曰行其所无事不
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而目无全牛則天下之理得矣天
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矣○又語錄曰解經大抵須
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无事不亦易
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无事一
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言語直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
只是亂說○又曰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
既是陰陽又說乾坤何也曰乾坤直言其健順耳識破本根須是知
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无體
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又曰問天地即輕
清重濁之氣升降否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
各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是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
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其所
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

焉因云舊嘗解此義云无象无形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
於是乎著○吳氏中庸解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
矣天尊地卑理也陳與位必曰聖人然後能之此致中和也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則萬物育矣見賢徧反廖未何反
湯徒黨反大音
泰易以鼓反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
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
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
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
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
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皆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
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
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
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
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張氏曰

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
○又曰：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歟。悔吝者由羸不足而生亦兩
而已。○又曰：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
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
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序猶
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
君子安分也。○又曰：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又曰：君
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楊氏曰：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君
易之為書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總言爻之變動也。吉凶者失得之
報也。失得之理微吉凶之道著。觀乎吉凶則失得可知矣。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
心悔吝則見於事。觀乎悔吝則憂虞可知矣。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變化之迹也。則進退可知矣。一氣不頓進一形
不頓退則消息盈虛之理見矣。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此一氣之
往來相為屈伸也。而剛柔之用著矣。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
无方而易无射。聖人所以體神易者以其通晝夜而知也。知剛柔一
氣之往來則晝夜之道可知矣。推此則死生之說皆可默識也。吉凶
悔吝剛柔變化所以申前義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六爻之動而
吉凶悔吝生焉。聖人所以明此蓋三才之中而已。故曰：三極之道也。
易之序卦是也。觀象玩辭故能明吉凶之變。觀變玩占故能識時措
之宜。所以盡三才之道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語解曰：易曰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苟玩其占則不恒其德知或承之羞必矣。其為不

悔也蓋亦不占而已
矣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

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

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

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張氏曰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

變因得失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无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

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

者以能悔也卦有大小於時之中有大小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

矣辭各隨其事也又易傳曰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

无咎者善補過者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悔不如是則有咎矣

張氏曰象謂一卦之質又曰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

各著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又曰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

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幾者動之微

虛靜則知幾又曰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也有咎

而免者善震之補也楊氏曰彖者總言一卦之象若坤言牝馬之

類是也六爻變動不可為典要故曰言乎其變也吉凶者失得之著

有失乃有得无失則无得矣故曰言乎其得夫悔吝无大咎也言乎
小疵而已无咎者本有咎也以其善補過故无咎卑高陳而後貴賤
位則高者貴卑者賤矣然而蓋有貴而无位者則列貴賤者固存乎
位也陽大而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為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為之主雖
小大不齊而剛柔得位為一卦之主則均矣齊小大所以存乎卦也
觀象繫辭所以明吉凶則辨吉凶所以存乎辭也夫吉凶悔吝生乎
動也古者實有介則介者始萬物之時也震之而後動則震者動之
將形也故憂悔吝者當在交物之初而善補過者當悔於將動之際
過此則无及矣泰之時拔茅以彙征則其辭易矣睽之時見惡人无
咎遇主于巷此非易辭也而各指其所之則君子所以處之者皆當
其可矣。尹氏語錄曰初寬讀繫辭至憂悔吝者存乎介因書以銘
坐右先生曰汝謂介何也寬曰至纖至細處也先生曰柳下惠不以
三公易其介諸儒之說異同吾謂介者謂細微不以三公易
其介是毫毛无動其心也父戶父反初才斯切陰陽以鼓反易與
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
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
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
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

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周氏通書曰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

程氏曰

聖人作易以準

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為精氣散為游氣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似謂同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

故无所憂安土安所止也。孰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无遺失。通書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誠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眾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智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又遺書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又曰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曰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既有情狀必有鬼神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爾又問既有祭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才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其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只於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與妖曰只妖亦无皆人心與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爾豈知適然。○又曰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竟為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

游竟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堅者腐存者亡更无物也鬼神只任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无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又曰鬼謂精竟其死也歸乎天消散之意。又曰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又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又曰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无窮但以人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躰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曰升降於三萬里中不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識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處有人言无四海便使无海亦須是有山无陰陽處便无日月。又曰晝夜死生之道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知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曰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躰若如或者曰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又曰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

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
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成甚性。須得。○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无可說。所以
陰陽者。道曰氣。則便是二。一你有一言闔闢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
所以闔闢者。道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闔闢本无先
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
明日有影。有便齊有。○又曰：離了陰陽。便是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
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則是密也。○又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又曰：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日
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義理。亦不剩亦不欠。只是人
看它不見。○又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也。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
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
非善也。不可謂之惡。○張氏正家曰：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
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又曰：安土不懷居也。有
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又曰：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爲
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
彌綸綴緝之義。綸者往來經營之義。○又曰：易之爲書。與天地準。易
即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
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爲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
也因爻有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戒。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

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又曰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則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而不見者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乎幽所見一邊爾。又曰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又曰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觀也。方其聚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聚也有以知明之故。又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則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幻妄以有為為我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遺而不存。就而人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者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離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故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殊歸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我非。是故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道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設。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鬼神。知聖人彼直欲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則雖欲免晝夜陰陽之累。未由也已。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請之而已。未始真解也。又文集曰精氣為物。游氣為變。精氣者自无而有。游氣者自有而无。自无而有。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有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有故顯而為物。自有而无。有故隱而為變。顯而為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為變者鬼之狀也。大意不越有无而已。物雖是

實本自虛來故謂之神變是用虛本緣實得故謂之鬼此與上所謂
神无形而有用鬼有形而无用亦相會合所見如此後來頗極推闡
亦不出此○又語錄與莊子之言易所謂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者
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以直李路之問而不
隱也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射而无素也以其兼
射也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
語其推行故曰通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
事而異名尔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實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
之神老氏說諸谷以此太虛者氣之所射氣有陰陽屈伸相感而无
窮故神之應也无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无數雖无窮其實湛然
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一
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原者其游氣為變乎所謂變者對
聚散存亡為之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輔嗣所解似未
失其歸也○又曰所謂山川門閤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
異乎易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
謂游氣為變鬼果何物其游也情狀如何試求之使无疑然後可以
知神怪之說知亡者之歸學所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
疑爾○又曰氣之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謂鬼一成而不變者為
鬼○又易說曰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
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又曰未能周萬物
則必有過過失也○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然後不措若不
如此則或得於此而失於彼也○又曰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而生

无心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生天
地之物又皆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必也為之經營不可以有憂付
之无憂○又曰安土樂其所自生不得其生非忠厚之道也○又曰
旁行而不流圓神不倚也○又曰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
又曰繫辭言易大槩是語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窮之類則是天易
也○又曰神與易雖是一事方與易雖是一義我以其不測故言无方
以其生生故言无窮然則易近於化○正蒙曰窮理盡性然後至於
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无意我固必然然後範圍天地之
化從心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又曰學不能自信而明
者患在不勉爾爾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
却則自信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其能相繼而不已者
道之善也至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故曰成性
存存道義之門○又曰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此而不已者善
也善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見性之謂聖仁者不
已其仁若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姑謂之知是謂致曲曲能有誠也
誠則有變必仁知會合乃為聖人也所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夷
惠所以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以用
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
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
○又曰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有性也仁知各以成性猶勉勉
而不息同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不能
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又曰性未成則善惡混故費賡而繼

善者斯爲善矣。惡尺去則善。因以成故舍。繼善而曰成之者性也。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至又善之。尺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又曰。聞見不足爲已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見本性始爲已有。苟末見性。須當勉勉。今學者既知趨嚮。殊不費力。何爲不勉勉。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弱於流也。呂氏曰。成之者性。指吾分而言。曾有不相似者乎。凡動物无不有是性。由蔽固之開塞。故有人獸之別。由蔽固之厚薄。故有賢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開而蔽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者達於天道。与聖人一。又曰。樂天隨所遇而安。不累於物也。又曰。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論於靜。既不能窮其神。又不能知夫化矣。游氏曰。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者是也。有以人所見者言之者。性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探其本也。其曰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則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姑據人所見而語之也。是以當時學者不能無疑。蓋道之在天地則播行於四時。百物生焉。无非善也。无惡也。故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飢食。无非性者。无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則天地万物之理得而道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謝氏語錄曰。理上如何安排得。一箇字与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揚氏易稟曰。与天地準言易之爲書也。準言相啗也。天

地之所有者易皆有之故能弥綸天地之道弥綸盖條理也夫文理者象器是也幽明本无二致也著而為象器乃其見形者故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乃知也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反終而知其所以死矣精氣聚而為物游竟散而為變人與鬼神一也知精氣之為物則誠之不可揜者可以默喻矣此孔子所以直子路之問而不隱也先王之礼知生而致死之以尽知死而致生之以尽仁節文度数本末備卒非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烏足以議之哉○又曰天地与聖人无二道也列而為三則相似而已推相似以議之故先後天而不違也知周乎萬物而道不足以濟天下則過矣道不足以濟天下則知亦有不周者若佛老之徒則過之者也旁行而不流若納約自滿遇主于巷之類是也縱心之所為而各當於道則不流矣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知其莫之為而樂之莫之致而安之則事變之來猶風雨寒暑之序夫何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隨所寓而安之則无惡於物矣又能敦乎仁則天下无一物之非我也尚何不愛之有○又曰目視无全牛而後能樂天樂天則循理而已尽心知性而後能知命知命則事天而已夫何憂之有安土敦乎仁則天下无一物之非仁也何不愛之有○又曰合内外而体万物則无適而不安亦无物而不愛矣○又曰致中和所以範圍之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日月往來而成昏明皆明積而為晝晝夜晝夜之道非昏明所能間也通乎晝夜盖无物不然而百姓由之不知尔知之者其推聖人乎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即此而已○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陰陽亦形而下者而亦謂之道通上下言之也夫通天下
一氣爾誰能出不由乎則所謂道者即此而已自道而出无非善
也故乾之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孟子曰仁者天之尊爵蓋離之則
四而性則成之者也說卦曰成言乎艮又曰終始万物者莫盛乎艮
則成者終始之辭也性成之則四者之名泯矣仁者而謂之仁知者
而謂之知皆見此而已百姓則未嘗見也故由之而不知君子之道
所以鮮也○又語解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
見初无二致也故問事鬼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子路之
問而不隱也蓋聖人之言近矣探索之則賸隱存焉○又文集曰且
佛之言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
爲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爲道耶其言信然耶夫古之大孝之道必
先明夫德知夫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
詳言於易不必拘邪說而外求也○又曰天地之間一氣而万形一
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无
恤矣○又庭間藁錄曰橫渠謂性未成則善惡混是揚子說也夫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有外也然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是雖在我猶須其善反而已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其所爲不
善乃其不善反尔成之者性豈善惡初有混耶○又曰性非有二也
善惡混則性終不能一矣雖曰脩其善則爲善人而性之所有烏乎
去之是所謂惡者果不能離也蓋性之有不善全其實則所惡者確
乎其不可入矣故曰成之者性彼爲不善者物誘於外而在己者精
亡之尔非有混於性也橫渠謂性未成則善惡混疊疊而繼善斯爲

善矣惡尺去則善因以存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誤矣。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斯於穆不已純亦不已之意皆在其中矣繼之者善无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尹氏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死生之意三曰然是知鬼神之情狀只是說游魂一句。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以与知与能天下同体尔天地之有陰陽晝夜人之有死生進退知此則与天地同功。胡氏知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有三自三而无窮矣老氏謂一生二二生三非知太極之蘊者也。又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陰一陽此太極之所以爲道也始万物而生者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万古不變故孔子曰成之者性。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何也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也。論音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倫知音智樂音洛鮮悉淺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程氏曰運行之諸仁也神妙无方变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与聖人同憂天地不辛聖人之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体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

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爲。剛柔動靜也。又賁書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此所以有憂患。又曰：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又曰：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患。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也。又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一云：神字要思而得之。又曰：所以謂萬物一神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謂它物不與有也。又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又曰：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三，一一之間便是三，已往便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而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是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又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段則無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其又指而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其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張氏曰：非神不能顯諸仁，不知不能藏諸用。又曰：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爾，此其爲能引道也。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人不可知。

也。无心之妙，非有仁所及也。又曰：天不能生善人，正以天無意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來論其治亂，殊不知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數有小數，故孟子曰：天下之生又矣，一治一亂。又曰：繫之爲言，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豈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天人之道人，不可以混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又曰：神則不屈，无復迴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則无心神可以无詘，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所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地自足矣。又曰：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地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又曰：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德又无疆之道，歟？富有者大而无外也。日新者久而无窮也。顯其聚隱其散。又曰：顯且隱，幽明所以有夫象散且聚，推遷所以妙乎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疑帶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又曰：生生猶言進進也。又曰：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又曰：能通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也。楊氏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也。前知其變，有聖人之事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其生也其殺也，咸其自取，天地不能加毫末於其間也。尚何與聖人同憂哉？蓋聖人者，與人羣也。其憂樂以天下則與天地異矣。仁與用，天地之德業也。其盛大孰加焉？故曰：至矣哉！以其富有則謂之大業，以其日新則爲之盛。

德至於不測之神皆若是而已其一物也知所謂一物則凡散殊不一者皆源源自見矣。**尹氏語錄曰**先生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無憂聖人致有為之事故憂

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呂氏曰易道廣大推遠則無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也直直易也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焉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又遺書曰**乾陽一有物字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不柔一作躁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張氏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呂氏曰**陽之為德其動也直寒暑之變隨吾進退而已故自

行一周而歲成陰之爲物從陽者也陽之所次陰亦至焉故日行
次而月一會所以化育萬物而不已者也日行緩无所屈也月行速
急於從陽也。**楊氏易纂曰**乾坤易之蘊也而廣大生焉故曰夫易
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无外故不禦以言乎迤則非求諸外也取諸
身而已反而隱之於吾心則所謂靜正者可以默識矣乾君道也故
其靜也專專則故能直直猶所謂方正於天下也故大生焉大則无
外坤承順乎乾者也故其靜也翕受乾之施也故其動也闢受而施
生也故廣生焉廣則有方也周官大司徒周知廣輪之數則東西爲
廣南北爲輪則廣方也蓋地不滿東南故坤之象曰地勢坤言順而
下也此廣大之辨也自廣大至易簡皆乾坤之德也乾坤之廣大不
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之言之觀乎天地則乾坤之廣大可知矣夫一
闢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乾坤之闢闔往來不可得而見也
故配四時言之觀乎四時則乾坤之變通可知矣乾陽物也坤陰物
也坤順乾而施生月朔日而生明其義一也觀乎日月則乾坤之爲
陰陽可知矣廣大其跡也變通其用也陰陽其道也雖變動不居其
所以示人則易簡而已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則至德者
中庸之德也其趨變不常亦曰時中而已子曰易其至矣乎夫
故觀乎至德則乾坤之易簡亦從可知矣子曰易其至矣乎夫
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効天卑法地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程氏
曰陽

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
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
在人則爲性成之者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有乃道義之門也
又遺書曰兵法遠交近攻傾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又曰**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乎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人物
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
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敬也敬
則無間斷斷無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烏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是亦生生不已
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又曰**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躰義无方也○**又曰**成性存存便
是道義之門○**張氏曰**非知德不崇非知業不廣○**又曰**知崇天也
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
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設位而易行○**又曰**天地定位
而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
爲德以禮爲業也故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所以
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比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
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出也道義之門蓋
由仁義行也○**又曰**聖人亦必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也譬之
天地設位則造化行乎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頌是知
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又曰**何以致不息成性則

不息誠成也誠為能成性也如仁人孝子所以成其身抑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亦得為聖人也然清和猶是性之一端不得全正不若知禮以成性成性即道義從此出。又曰知極其高故效天禮著實處故效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為乎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知禮以成性成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又曰李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自勉爾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深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却則自信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其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於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已見易與天地準章。呂氏中庸解曰知崇禮卑至于成性則道義皆從此出矣。楊氏中庸解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无禮以範圍之則蕩而无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之所佚也先王之理述天理而已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或以為戲事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格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擬哉。又語解曰易曰知崇禮卑蓋知足矣知性知天故崇禮可履而行故卑崇卑其猶天地設位乎天尊地卑而乾坤定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其義一也。謝氏語解曰禮理也知之則為知知崇天也履之以為禮禮卑地也。尹先生到極處只是說天更不說地。又曰如易立天之道即曰陰陽立地

之道即曰剛柔立人之道即曰仁與義才到柔與剛即大段有形象。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易者人也。音智 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

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

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程氏曰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賾深遠

象天下之動无窮也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知

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

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

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之時

義擬議議而言之也率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

之辭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之也凡有一亦出便有限人議
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
言動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又曰時措之
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
中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以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
思守禮以為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他外反曰日月已過乃聞喪
而服曰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
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甚
典如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也禮亦有不必變化者如天叙天
秩如何可變○楊氏曰天下之曠至隱也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
後見是故謂之象形容者乾為圓坤為大輿之類是也物宜者若乾
稱龍坤稱牝馬之類是也非聖人有以見之其孰能擬象乎天下之
動不居也而其會有元其通不窮觀其會通而後不失乎時中之義
可以行典禮矣蓋禮以時為大故也是故謂之文文者陰陽之交也
非聖人有以見之其孰能繫辭而斷其吉凶乎象言卒之時可以盈
禮也故用大牲吉先王觀會通而行其典禮則其盈殺皆順天命也
故孟子曰禮之於賓主命也象言載鬼一車之類近乎恢詭譎怪疑
若可惡矣而聖人之意於是為故不可惡也六爻之動其變无常
疑若可亂矣而聖人因之以行典禮故不可亂也擬象而後言議文
而後動則言動斯與天地同流矣其成變化也何有○**隨**仕革反○**丁**
反○**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孚九二

程氏易傳曰

鶴鳴於幽隱之中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

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慕慕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

物無不應誠同故也至誠無遠近幽明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則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

為能識之

揚氏語錄曰

諸家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

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

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爾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

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和胡卧反見賢編反

亡彼反

孟反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程氏易傳曰

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

以我直理勝質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於所隔終必得合故後
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欲用大所克勝
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反不取
人君同人之義蓋五專以私睚應於二而失其中位之德人君當與
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耶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
睚之情非大同之跡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為各悅人君乎五既
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
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
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
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張氏曰**君子自知自
信子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與人獲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
○**又曰**推仁言能聽不言也不欲為善則已苟欲為善惟恐人之不
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為
利也如金鐵之可斷。**又曰**義理必至於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
其同也已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如斷金。**陽氏曰**君子之
孝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
趨同趨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惟相生千里相望異出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同歸於仁而止。
胡氏曰均是人也有二人而生養千萬人者有千萬人而生養於一
人者大易天火之卦六二中正之人也九五亦中正之人也一人而
同於一人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言五失君義不同於天下

者是一人者所賴以生養天下同天下之本也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益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公仲尼之於顏回先主之於武侯是也雖然初六藉二柔者也故有私昵之戒

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

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

往其无所失矣天過。得。易傳曰。初以陰柔巽艸而處下過於

藉以茅過於謹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

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

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

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

用之可甚重以之藉焉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

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

所失矣。又曰履物為踐。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

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

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九三。程氏易傳。曰能勞謙之君子萬

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
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
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
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
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其位者致其
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
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
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也
哉亦言有令名者為善之效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
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乾上九○程氏易傳曰无
民之輔助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
則有悔也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
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節初九○程氏易傳曰
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
恐人之化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
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
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子曰作易者其
所節難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解六二。程氏易傳曰。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輿而至苟无罅隙則盜安能犯有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輿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此負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語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大者其容是教語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楊氏曰方解之時德不足以有其位慢藏之象也。乘如字藏才浪反。治音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程氏曰有理則有器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滿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六衍之則為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又曰**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又曰**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為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張氏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為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此言特示有漸尔理須先數天又必須先言一次乃至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以反

一又當止於九其言中者九之耦也楊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尔。又曰極兩兩是爲天三數雖三其實一也象成而未形也兩兩地亦效也柔亦效也七離九六坎八參天兩地此但天地之質也通其數爲五乾坤正合爲坎離坎離之數當六七精爲日月粗爲水火坎離合而後萬物生得天地之最靈爲人故人亦參爲性兩爲身推其次序數當八九九而下土其終也故土之爲數終於地十過此以往萬億無窮不越十終反一而已陽極於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耦乃備過此周而復始茲至无筭不越於是陽用其極陰不用極陰不用極而用六者十者數之終也九之配也地无踰天之理終於其終而已參天兩地五也（一地兩二也）三兩六也（坤用）（五地兩十也）（一天三三也）（三天三九也）（乾用）（五天三五也）（凡三五乘天地之數總四十有五并三天兩地自然之數五共五十虛大衍之一故爲四十有五并三象三象天地之參也辨四象四時也揲象四時數不過十時乃三歲半季三揲之餘也直云五歲再闔者盡偶多之數也揲常餘九則揲者四十而巳四十乃十四時之數也。六七八九十五四三二一此相間循環之數也。又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對相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有合神也位相得化也。又曰奇所掛之一也扚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扚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闔常不及五年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闔此歸音必候再扚者象闔之中間再歲也。又曰成變化而行鬼神

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又曰：示人吉凶，其德神。又曰：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知來藏往，故可與祐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又曰：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謂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尺鬼謀，故可祐神。又曰：顯道神德，行此言著龜之德也。呂氏曰：閏者，歸餘於終自然之數，不得不尔。苟不置閏，故寒暑必差尔。必六成於二，而變於五也。易之辨著取法，閏之歸餘，非聖取法於辨著也。又曰：天參地兩，參天兩地，而倚數。又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不獨以五，亦有參焉。有兩焉。天數二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地數五，故又兩之爲三十。參天兩地，以爲五小衍之爲十。兩其五也。大衍之爲五十，十其五也。易之數皆類此。又曰：一三五天數也。參之爲九，二四地數也。兩之爲六。蓋天地之數備於五，其十也。以五成之，故參天兩地之數具於五而已。又音泰，固卦買反。又音基，長上文反。又音孟，反。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
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
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
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
孰能與於此夫易聖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
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著此之謂也

通書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无思本也思通用也
幾動於彼誠動於此无思而无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无不通
是以无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
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程氏曰**知
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合与上文相連不當在下○又曰言所
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
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辨乎象卜筮吉凶當
考乎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又虞書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後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也。曰：「聖人。」
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
其象，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
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跡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
行其典禮，禮則辭無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
也。予所傳者，言也。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曰：「變如萬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亦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
大於化，非也。」又曰：「鼎卦傳曰：『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
燔不假器，故取耳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為然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
乃象器以爲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以先器。聖人
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
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爲也。曰：「固人爲也。
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爲自然也。在井亦然。器
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爲義也。」
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
有吉凶，莫非是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
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設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
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
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

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无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与未感○又曰老子曰无爲无不爲當有爲而以无爲爲之乃是有爲之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爲惟无思也无爲也此戒夫作爲者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又答与叔書曰心一也有指歸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又遺書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无速亦无至頃如此言者不知是不足以形容故也○張氏曰化之於已頃更之化則知頃更之頃一日之化則知一日之頃况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又曰知幾其神乎○又曰惟神故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則必知神之爲也○又曰聖人之進宜不自見今在學者區別是非有化於善者猶能知况聖人乎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又曰變言其著化言其漸○又曰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故易道具焉○又曰尚言則辭无所尚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爲孰能与於此知德之難言知之易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又以尚象爲聖人之道非知之達乎是哉○又曰○君子未至乎知
德語曰有病形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須在乎辭言所以顯
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曰以言者尚其辭辭者聖人之所重
○又曰人言而字極難辭之足理而無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
之道四以言者尚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無蔽蓋由精義
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脩○又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
是以俞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爲受命乃如響無有遠近
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
謂聖人窮理極其精微處中庸所謂至矣○又曰既言三五矣三五
而上復如何分別○又曰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知太虛
即氣則無有有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只於三五之神變易而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孝也○又曰非至精變神不能
與故曰神而明之存乎人無知者以其無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
不知也惟其無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無知
則神矣苟能知此則於神爲近無知者亦以其併素備也道前定則
不窮○又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竟不待
心使至此而後竟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物形
乃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即神而已不必言作用譬之三十六
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輻與轂則何以見車之用感皆性之流也性
是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爲別○又曰易言感而遂通者蓋語神也
非指暴者爲神然暴亦固有漸亦是化也○又曰有所感則化感亦
不速難專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又難專謂之化也○又曰聖人感

天下之志雖愚人與禽獸猶能識其意。又曰易非天下之至精則
辯不足以待天下之間非深不足以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又
不足以成物非象不足以制器非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卦則其
神不能通天下之故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又曰風氣清則通
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有間則風行風行則聲聞臭達清之驗欤不
行而至通之極欤。呂氏曰天參地兩參天兩地而倚數餘見大衍
數篇。又曰寂為感感為寂用妙於應物非寂則不周虛寂而方
無機則難感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應感之際本原常靜共鍾在鏡叩
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又中庸解曰人
莫不知理義之當然無過无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便為乎易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此言何謂也回也其庶幾乎屢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
事焉喜怒哀樂未發无私以小智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
乎中實則不見也。楊氏易纂曰天運乎上地止乎下則天地睽矣
然一動一靜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
女固睽矣然夫婦夫婦而家道成焉其志則通也飛潜動植之異宜
剛柔渥使之異齊萬物固睽矣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不相悖焉
其事則類也惟聖人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幾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可
以合天下之睽而同矣。又語錄曰或問蘇子瞻曰有思皆邪也无思
則土木也思无邪者惟无思而无所思乎如何曰思曰眷眷作聖君
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人而君子於視聽色貌云云皆有思焉而謂

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无思也惟无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无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与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礼義也其所思止於所思无邪而已○又曰唯君子爲能先得人之所同然者故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又曰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尔故其於天下之政感而通之而已與音預參七音反錯七各反編宗統反綴音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

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
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
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
咸用之謂之神程氏曰自天一至地十八在天數五地數五上
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万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又
賁書曰開物成務必也有清世之才○又明道行狀曰道之不明異
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則不足以開物成務言
為无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又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
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易畢竟是
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
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又曰安有識得易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又曰退藏於密密是
用之源○又曰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又曰
易要玩蹟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又曰凡物之散其氣象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
地間如烘爐雖生物銷鑠已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
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漸日出則潮是潮退

也其固者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便是變○又曰真元之氣之所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水涵養魚乃得生不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无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若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張氏曰此語天一止地一止恐在天數五地數五更然聖人之於書亦有欲併以一說尽慮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裨亨者潛心○又曰開物成務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无小大不能明則何由能顯矣至粗至小之事亦莫非開物成務譬如不深耕易耨則稼穡焉乎而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才○又曰惟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是則開物成務者必也有濟世之才○又曰惟能定天下之志故能感人心○又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又貢故能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患明聖人得以洗濯其心而退藏於密矣○又曰吉凶與民同患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又曰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能藏諸用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憂慮而阻其故故曰藏往○又曰神武不殺神之大者也使知懼不犯神武者也○又曰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逆順取舍之故作易以先之○又曰民患除憂疑亡用利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化以崇高其德也自此以下又歷言其德之出而異名也○又曰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觀耳聞受於陽也一動一靜是戶

之常專於動靜則偏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
坤闔闢之象也。又曰因其變而裁之以教天下聖人之法也。又
曰用之不窮莫知其鄉故名之曰神。又曰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
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故。又曰虛靜昭鑒神之明也。無遠
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而無間也。呂氏曰洗心退藏欲見二
者在吾分中如何注指。又曰神武不殺神武之理何入而不可何
必止據晉龜而言今日欲明者止為武之為義主乎殺不殺之武情
狀如何。又曰大氣本一所以為陰陽者闔闢而已開闔一幾無時
止息則陰陽一氣安得而離。一作離陽極則陰生陰勝則陽復消長
凌奪無俄頃之間此天道所以運行而不息入于地道則為剛柔入
于人道則為仁義才雖三而道則一。一雖兩而用則一。又曰大氣
本一所以為陰陽者闔闢而已氣闔則溫煖發生闔則收斂肅殺但
一辨二用不可以二物分之分之二用物則闔闔之機露則布生生
之用息矣。楊氏曰六經不言无心惟釋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楊墨
言之心不可无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尽性中庸止言尊德性孟
子止言存心養性又問子罕言利是何等利曰一般共利用出入之
利皆是。侯氏中庸曰子思之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
其意義無窮非玩味力索莫能得也。斷丁乱反音戶知音智易
以啟反音悉珍反與音預殺所戒反夫音符齊側皆反闔胡臘反是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上九○

周氏太極圖曰

无極而生太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一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无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而生而變化无窮焉惟
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焉變
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生靜无
欲故靜立入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程氏遺書曰**因見賣虎者聖人見何圖
洛書而蚤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
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爾只如樹木亦可見數虎何以无尾
有血有指只為是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
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車上以候雨晴若
天將雨則先垂向下才晴便直上○又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
不然如何曰春秋因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
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
蚤八卦因見何畜洛書果无圖書八卦亦須作○**又易傳曰**大有之
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
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
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大有之世不可以
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
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

自天祐也。**張氏曰**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時之象故下文云變通莫大於四時尺吉凶之理則能尺天人之助而成位乎其中故下文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又曰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太業生若無施無宜則何業之有。又曰天生著龜聖人則之以占兆。又曰天地變化聖人作易以書龜效之故曰聖人效之。又曰作易以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作書契效法猶地出圖書。又曰易曰自天祐之此言宜在立心勿怕凶下蓋上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楊氏曰**問易有太極莫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无定位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便有四方有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人之身其備乎君子所止必至其極而後已極如屋極之極中而不失其高者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與人交止於信五者之道極於此而已外是而求之非過則不及非所以為極也故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極。**大音泰**音泰音玄吐南反察色白反見賢篇反。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為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
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
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

程氏遺書曰三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
元凱却有此語云三言高則曰遠辭約則義微
大率言語真是涵養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
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
又是一箇事即是尽天理便是易也又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

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
 坤或幾乎息矣又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
 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
 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
 中來為中○又曰乾健坤順人亦不曾果然體認得乾坤毀則無以
 見易○又曰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惟此語截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人道要在人默識之
 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
 大為道此乃以望空言非道也○又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
 安得謂之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又曰或問繫辭曰天道言中庸
 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言之然卒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有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中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
 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
 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是豈不同○又曰昨日之會太率談禪
 使人清思不潔歸而振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挾持因
 之為此孝者二十年矣其使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
 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箇竟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尤義以方外
 也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壁立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
 理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壁立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

說得蓋夫之有得。又師說曰：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而名也，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要玩隨。齋戒以神明其德矣。張氏曰：理勢既亦不能與時順通，非盡利之道。又曰：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則主乎動，故天下之動皆神之為也。辭不鼓，姦則不足以盡神，辭謂易之辭也。於象固有此意矣。又繫之以辭，因而駕說，使人向之極，盡動之義也。歌姦為巫，風言鼓姦為以，盡神者與巫之為人，无心若風狂然，主於動而已。故以好歌姦為巫，風猶云如巫也。巫主於動，以至於鼓姦之極也。故曰：盡神，因說鼓姦之義，故取巫為言。又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又曰：乾坤既列，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為變易，苟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可見，則無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既識造化，然後其理可窮，彼為不識造化，以為幻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則何以語性。又曰：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乾坤交通因約裁其化而別之，故謂之變。推行其變盡利而不遺，可謂通矣。至盡利之道而措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禮易之事業也。約裁其化而指別之，則名跡各殊，故謂之變。又曰：運而无形，謂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又曰：形而上者是无形體者，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也。形而下者是有形體者也。故形而下者謂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即禮義是也。又曰：凡不形以上者皆謂之道，惟是有无相接與

形不形處知之爲難。須知氣從此首蓋爲氣能一有。无无則氣自然生。是道也是易也。又曰：常人之季日益而莫自知也。仲尼行耆智察異於他人。十五至七十化而我之其進德之盛乎哉。又曰：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爲之春夏秋冬亦化而裁之。之一端爾。又曰：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又曰：上天之載。无声无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其契天德而萬邦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成。孝者常存。德注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須待人而後能明乎神。又曰：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邪。游氏曰：非思非慮。非視非聽。子然遺昭而獨存者。神而明之。謂神存而明之。非有此心之所能知也。此道之所以明。无處无服。无從无違。確乎其能事者。默而成之。謂也。性成而成之。非有爲之所能得也。此道之所以行。侯氏曰：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則乾坤者。果何物也。乾坤其天地耶。既曰：乾坤非天地也。天地其乾坤耶。既曰：天地非乾坤也。乾坤陽物也。陽者效天地陰物也。

也陰者法地如是則乾坤者形容天地貞非天地也既非天地卦言
萬物資始資生者何也以形辭言之則曰天地以清性言之則曰乾
坤乾健也天行不息故謂之乾坤順也厚德載物故謂之坤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所謂設位與成列者也然而行其中立其中者何也此
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天地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其
道乎曰非也兩儀合而為太極乾坤合而為陰陽易合而為道如一
二合而為三三見則不復為一矣然則太極也易也道也其三物
乎曰一也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兩儀太極之陰
陽也乾坤易之陰陽也陰陽道之陰陽也既謂之陰陽安得不謂之
器乎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天地陰陽乾坤形而下故也如是天地雖
大民安得無憾乎天地昭形象於上下者也故曰在天成象象有差
或在地成形形有小大既有差忒又有小大民所以憾也太極也易
也道也天地乾坤陰陽動乎其中天由之而始萬物地由之而生萬
物聖人由之而成變化陰陽由之而有盈虛故曰乾坤毀則無以易
易易不可見則道亦不可見道不可見則天地乾坤陰陽不幾於息乎
不可見則道亦不可見道不可見則天地乾坤陰陽不幾於息乎
紆粉反上時掌反錯七
故反裁音才行下孟反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東萊呂祖謙編

下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交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

周氏通書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而不息故曰貞明○易傳序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

備矣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易傳否曰有大人之德而遇

至尊之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是以吉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

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也而謂人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

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也而謂人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

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也而謂人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

貞乃能觀也。日月之明，貞乃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地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能明之。天下之動，不眩惑者，始能一之。是以本也。本立則不為聞見所轉，其聞見其見，須透徹所從來，乃不眩惑。此蓋謂人以貞而觀天地，明日月，一天下之動也。又曰：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正觀正明是已。以正而明，日月觀天地也。多為日月之明，與天地變化所眩惑，故必已以正道觀之，能如是不越乎窮理。豈惟耳目所聞見必從一德見其大源，至於盡處則可以不惑也。心存默識，實信有此，苟不自信，則終為物役事千萬變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又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又失位則無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楊氏曰：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便知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則周孔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耨，取諸益日中為市，取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取諸渙服牛乘馬，取諸隨益噬嗑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呂氏大學解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故天下通一氣，萬物通一理，出於天道之自然，人謀不與焉。○又曰：利

與人同者非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故所以得國者以得眾也以得眾者以有德也有德者利
與人同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也故以財聚人非仁何以得之
重直龍反**觀**音係**頤**七樹反**觀**官煥反**噬**音角反**易**以鼓反**賁**

大回反**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隱**

曰此皆聖人取之於糟粕也地之宜如為黑為剛兩為大塗神
明之德通於萬殊萬物之情類於形器○**揚氏曰**或說易曰乾
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耶曰乾坤豈止言天
坤豈止言地又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
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
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爾如說卦於乾雖言天又言為金
為玉以至為駁馬為良馬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義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
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學者觸
類而求之爾善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天文地理則為其物於鳥獸草木則為其物於身於物則為其
物

物各以例率不尺言也率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
卦何所用之○侯氏中庸解曰條辭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自離以下十二卦千有餘年更六七
聖人至大而少備若不待時一聖人之事爾何其久且遠也
作
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張氏曰柔附於物
所先一作无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張氏
曰天施地生而損上益下故播種次之○又曰聚而通貨神農
交相有无次之曰涉角反音似耒力對反耨奴豆反
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程氏
彖○程氏易傳曰既濟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
終不通則止去矢无常止也衰亂至去矢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

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必當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惟聖人
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其終而无亂
○又貴書曰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順治之
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而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
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湏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
博博淵泉而時出之也湏是先有博博淵泉方能時出自无博
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又曰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
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
有作者虞舜爲弗可及矣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舜之德又
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故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
治者終苟道也○張氏曰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
通其變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民不知其所以然運之无形以
通其變不頓革之欲民宜之也大抵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
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湏是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
法而不通也○又曰君逸臣勞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別故
制以礼樂簡易外略至堯舜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
是伏羲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
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間故嘗有礼文
一時磨滅爾又安知上古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
礼則不過矣可謂周尽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
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礼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不可加損矣○宮氏中庸解曰一闔一闢天機自然无作无

息以生方變蓋神而化之者也

祐音又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

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

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

睽睽睽曰書曰服牛乘馬皆出其性而為之胡不服馬而乘牛

得其欲故動而說取諸隨○又曰有備則无患故豫○又曰備

物致用過以為養小過○又曰養道雖三禁網尚疎但懲其爭

亂而已睽○又曰係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

大聖人聖人作事无非欲利天下美稱曰杵舟楫弧矢服牛乘

馬皆所以利天下聖人惟言利物之利不言利己之利所謂利

己之利者不過富國強兵豐財用實府庫而已必有害於人益

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

張氏曰剛以乘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之象棟屋脊標也宇椽也若拍第一標為棟

則其間已有字不得為上棟也若指椽為棟又益遠矣宇兩垂而下故言下字○又曰禮教備養道足而後刑可行政可明明

而不疑又曰易說制作之意蓋取諸某卦止是取其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為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爾衣於既反數

色具反鞠音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交

郭契苦計反

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

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

也

張氏曰陽卦多陰則陽為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為之主雖陽小大不齊而剛柔得位為一卦之主則均矣○紀宜反

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張氏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又曰陽遍體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
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
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
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
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
也感九四○程氏遺書曰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无易也○又曰窮神知化之妙者神也○又曰窮理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礼樂劉安節曰孝悌之行何以能尽性至命也世之言者以性命為高遠孝悌為淺近而不知其一說道无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上者在焉世豈无孝悌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人見礼壞樂崩則曰礼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大盜賊人之

至不道者必有統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羣處而謂禮樂一日亡乎知
禮樂之无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也何有○**易傳曰**夫
子因咸極論感應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
一也途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万殊事有万
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
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
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
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
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
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
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應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所以
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
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
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
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矣動息
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
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
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
正而身安聖人能事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云窮極至神
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張氏易說曰**不能利
用便不思不勉執多以御故墮二心勞矣正惟存神尔將陳恬知交

養故序日月寒暑屈信相感之義。又曰：君子行義以達其道，精一於義，使不思而得，不慮而中，如介子石，故能見幾而作。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信之變，斯足之矣。又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而已。下文皆是此一意，行其所無事，斯可矣。又曰：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而已。下文皆是此一意，行其所無事，惟務崇德，但妄意有意，即非行其所無事，則是意固必我已絕。今天下無窮動靜情，爲止一屈信而已。在我先行其所無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無事，是以惡其鑿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率，歸乎理而已矣。此章從憧憧往來，要其有心，至於德之盛也，率本此意，咸之九四有應，在初思其朋，是感其心也。不言心而言心之事，不能虛以受人，乃憧憧而致其思，咸道失矣。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不能虛以接物，而有所繫者，非行其所無事也。精義入神，豫而已。李者，求聖人之孝，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培安排，則至是時有時有備言前定。道前定事，前定皆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行之者也。惟豫而已，撰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何患乎物至事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無不備，備則用利用利，則身安。凡人應物無節，則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蓋以養德也。若夫窮神知化，則是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則猶可勉而至大，而化則必在熟化，即達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故可致用窮神是窮。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淺深，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无方，躰一陰一陽不

則皆可謂通乎晝夜之道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爲相感而利害生。離以爲也。精義入神事微矣。吾內求利吾外也。求一係素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豫之至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体義入神則无方。又精義入神要竭尽思慮臨事无凝。又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見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睡雖不与物接然睡猶是成熟者。又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豫即神也。又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在思勉力行可以推而至之末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盛德自致非思勉可得猶大而化之則人爲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別隔爲一節。又義有精粗窮理則至於精義若尽性則即是入神蓋惟一故神。又通天下爲一物而已。惟是要精義入神。又所有能靜而不能動者此則存焉。孝則利用利用則安身安身所以崇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存者復神。又德盛者神化可以窮尽故君子崇之。又化事之變也。又大可爲也大而化之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而德盛仁熟之至非知力能強也。又形而上者得辭幾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尽神。緩則化矣。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体化。急則反神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又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与天爲一豈有我能

勉哉乃德盛自致爾大抵思慮靜乃能昭物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是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又雷震感動虫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歟○又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又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則為神其在人也智義利用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智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化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无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鬱蒸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捨惡趨善以為化為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尔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物无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无相感則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一信相感而利生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又知幾者為能以屈為信君子无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信矣又何爭○又无不容然後能盡屈伸之道至虛則无所不信矣○又君子无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信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又將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進德不少懈於趨時也○又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入神因性其仁而行○又

不知來物未足以利用。又聖人之道豈不自見。今在孝者區別是非有化於善者。猶能知之。况聖人乎。易言窮理知化知變化安得不知。○**楊氏文集曰**。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塗雖多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其孰與謀矣。○**又曰**。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則所以為義。知其分殊則所以為義。權其分之輕重。无銚銖之差。則精矣。○**又庭問**。稟曰。或問劉賁之事。如何。曰。在易。俊伯之凶。始求深也。然則何柰。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踈眇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難矣哉。○**又語錄曰**。易与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咸其腓。九三咸其股。九五咸其脢。上六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惟无心以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其係辭曰。正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類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夫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射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惟天下之至神。則无思也。无思所以射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爾。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又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光輝之大。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知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呂氏曰**。窮神知化。与知天命之知。非苟知而已。与聞斯道也。其於化与天命。

猶大臣與聞朝政○又曰陰受上陽而成射陽資於陰而發光故月
 得日之陽然後能成受光之鬼曰得月之陰然後能成發光之質又合
 朔望精竟乃交故光為之蝕故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水不自潤火
 不自成潤火不自光益薪而有光其是之謂欤○又中庸解曰所謂
 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精義者誠諒之謂也○尹氏曰橫渠論窮神知
 化不知到化後如何○五經胡氏曰君子居敬所以精義也○
 困仁勿反信音申蠖紆縛反蟄直立反易曰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
 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
 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困六三○程氏
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
 石堅重難勝之物疾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
 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曰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
 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疾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
 能矣官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
 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係辭曰非所困
 正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
 其事惡也三在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
 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疾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
 可得而見乎○張氏曰此明不利其用者也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上六

程氏易傳曰

驚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与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与已解之之道至者時

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与不少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挫敗自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

張氏曰

此明精義以致用者也

財

食亦反

傳

血允反

墉音容隔古括

反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

之謂也

噬嗑初九

程氏易傳曰

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槌也其

過小故履之於足以戒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係辭云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与初故得无咎也○

懲

直升反

履俱遇反

善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

曰何校滅耳凶

陸壺上九○程氏易傳曰

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係辭

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校胡孝反云彘呂反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否九五○程氏易傳曰五以陽

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故有其亡之戒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津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其亡其係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係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係辭曰危者正可保也○張氏曰明君子之
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鼎九四○程氏易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必當來天下之賢智與之財力而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

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事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

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係辭曰德薄正任也敵於所私德傳智小也○張氏曰不知利用安身者也○仙善反折之設反覆

芳六反餗音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

於角反勝音升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盜

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豫六二○通書曰見前知變化之道者編○程氏曰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又理素定然後能見幾而作

不明乎理何幾之能見○易傳曰逆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惟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家當

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以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

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止。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服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張氏曰人道之用不於接人而已。詔賣召禍理勢必然故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又曰知幾者為能以屈為信。又曰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益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者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見皆吉也。又曰君子既知其幾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特言吉者不作則已作則所求向乎吉。又曰不終日貞吉言速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苟見其幾則即時處置不欲過何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作事則直須求向吉也。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為衆人之表。又曰知崇礼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既效天卑必效地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是事之終始也。又曰孝必知

幾造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入德由微則遂能知其
顯由末即至於本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道也○又曰不見易則
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知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
大易不言有無有無語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以何為有
以何謂之无先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為觀其幾者善之
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尔上交
不詭下交不讀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尽人道也且如孝悌為
仁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
為幾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至又如言不安其身不悅於親亦是
幾處苟要入德必須知幾欲李易先當玩係辭盡所以說易象也不
先尽係辭則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大艱難不知係辭而求易正能
不知礼而考春秋也○幾居絺反謹丑珍切讀徒谷反見賢遍反侯
林史反益雙經反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復初九
程氏易傳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
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
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低宜音
低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祗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低既平无
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乎无祗悔也過既
采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

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
遠復也。**張氏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盛德之士然
後知化如顏子庶乎知化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已得善者辨善与不
善也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
迹便為不善而知之此幾也於聖人則无之矣。**又曰**知德為至
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善於微也蓋欲善不捨則善雖微必知之不誠
於善者惡能為有為无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為足与幾乎顏子心
不違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孔子稱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已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
復行也又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非獨自見其過乃見人
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言屢**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
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
致一也**道无无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亦**
无三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又曰****絪**
縕天地之感**又易傳曰****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入謂下**
三陽上三陰三陽固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
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爾上与
二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与也初二三陽四五二
陰同德相比三与上應皆兩相与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与

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
蓋天下无不一者一与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
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止一也網緼交密之
然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万物之化醇醲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
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万物唯精醲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
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
莫過此也。**張氏曰**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
戒而人道畢矣氣缺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緼莊生
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欤此靈虛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而
浮于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結為風雨為雪霜萬
品之流形山川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又曰**心所以萬殊者感
外物為不一也天地无外其為感者網緼而已焉物物所以相感者
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万物之妙者欤。**又曰**虛則受盈則虧陰陽
之義也故陰得陽則為益以其虛也陽得陰則為損以其盈也艮三
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兌二索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故三
之與上有天地網緼男女構精之義者此也。**又曰**陰虛而陽實故陽
施而陰受受則益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艮三索而得男兌三索而
得女乾坤交索而男女成焉故三之與上所以有網緼構精之義夫
天地之網緼男女之構精其致一至矣是理也可以意考而言之所
不能喻也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
女成焉是得其友也乾坤合而損益之義著非致一其孰能與於此
○**尹氏曰**先生一日李橫渠書中論无无即氣今正蒙第十七章中

謂无氣者是也。在釋氏一章前先生曰：謂之无无，便不是。只是氣感而有如天地絪縕，遇二氣交感，萬彙生焉。宜是陰陽氣爾，只說无氣，即得。謂无无，即非。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

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著，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上九。程氏易傳。

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爲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其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已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止，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張氏曰：此又終以易以成反。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

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

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程氏曰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方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无常尤為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為易則可也張氏易說曰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確然賁然所謂有辨乾於天為陽於地為剛於人為仁坤於天則陰於地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為易之門戶既定剛柔之辨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於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又曰其文辭錯綜而條理不雜雜而不越又曰世衰則天理交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又曰顯然者微之使求其源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故曰其事肆而隱又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義大也又曰天下之理既以思凡因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則當如何時如何事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宜益以為告戒所以因貳以濟民行也此則文在知變化之道編云有不知則不知止中庸所謂至矣

本與此相連

○楊氏曰

易曰乾坤易之門所謂門者莫是李易者自

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為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

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是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為

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尔乾坤即易即乾坤故曰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蓋无乾坤則不見易不見易則即无乾坤謂為

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尔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

孔子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

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闢變由是生其受

无常非易而何又曰輕清者上為天神應之謂乾重濁者下為地神

應之謂坤以此解易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先須識他根本然後

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蒙中曾略說

破云乾坤之闔闢出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微言不能及此其舊雖作

明道勞詳云通闔闢於一息号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

易不知自求尸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又曰乾坤即陰陽之氣

不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言

其健順尔識破根本頂是知体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亦見天尊地

卑編○中丁仲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

張氏曰 諳識情偽為古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

之變故能尽性命

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

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張氏曰繫辭獨說九卦之德切於人事○又曰困而不知

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辯爲感
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常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无如舜困
於外无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享於困則其家難正志聖德曰窮
必有人所不必知而云獨智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又曰量宜接物故曰制也○安定胡氏曰柄者人之所操持夫人
雖有爵祿之分崇高之位若无謙順之德特其驕盈必至傾失是故
君子之人若能居爵祿之位必持謙順之德則雖危而不失雖高而
不危如此是謙德之柄也○又曰言君子之人若能復其性明其心
至於思慮之間有不善之事必先改之如此是復其性爲德之根本
也○又曰言爲德之時常能執守終始不變如此是德之固故常卦
爲德之堅固也○楊氏曰易曰損德之脩也而損之象曰君子以懲
忿窒慾則德之脩也所當損者惟忿慾而已○又庭間藁錄曰能懲
忿者不伎能窒慾者不求不伎不求何用不藏而易之損則德之脩
也此固亨者之事然深造之道又裕於此矣子路終身誦之孔子曰
何足以臧蓋所以進子路之志也○尹氏曰聖人之象損卦只說箇
懲忿窒慾且不說无慾蓋能懲窒便足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
則是成功處繫辭曰損德之脩也尤更分明祁寬曰只是克己也須
知先克箇甚如有欲即窒之此是克慾惟忿亦然人病未有自知者
先生曰推此以往无所不克然聖人說仁者先難而後獲今人便說
作利非是且如懲忿窒慾了後獲箇甚只是无也聖人此語正謂今

先獲故言之如今人凡事執持得定如今已千難萬難然不知執守
到老後又用做甚使須是到自然不執持處乃成功也若忿然只管
懲窒時去幾時是了期懲窒時只為克己克到底處履和而至謙尊
更有甚可克老子所謂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也
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
裕而不設困窮而通并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
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程氏遺書曰益長裕而不設
設是撰造撰造則為偽也。又易傳曰謙為思巽也而其道尊大而
光顯。又曰雖在困窮艱險之中祭天安義自得其說祭時雖困屯
處而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張氏曰和必以禮節之註意極佳履和
而至。又曰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
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吝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
而不設設謂虛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訟。又曰益長裕而不設益以
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益必實為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
之非虛設也。又曰巽順以達志故事卒而意隱。又曰稱物平施
隨所求小大与之此辯義也。又曰巽則不失其宜也。楊氏曰禮
以敬為本進為文進而不已則離故以用和為貴易曰履和而至至

則不可以有加矣○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丁丈反○繩尺證反○行于子孟反○國于万反○

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懼又明

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

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張氏曰心不有之是遠也不

屢遷○又曰神武不殺神之大者也使知懼不犯神武者也○又曰

其出入以度止如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同

辭○易之義也○揚氏曰易曰坎陰之陷陽小人害君子之象也宜无

施而可然易變也隨時交易以從道則陰亦有時而用矣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是以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係辭曰易之為書也原始

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

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

與非則非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智

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張氏曰於一卦之義原始反終究兩端以求中六爻各指其所之非卦之

質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又曰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要之用非內外之主中爻以要存亡吉凶如困卦貞大人吉无咎蓋以剛

中也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又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及係辭其爻必喻之以君子之義

以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

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

耶程氏易傳曰謙六四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也。張氏曰

柔之用近也。又曰將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從義必精此

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

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

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

以包括眾理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序曰夫
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
幽明之故而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張氏曰交者交
錯之義。侯氏曰物相離故曰文一不獨立二則文矣會交所以文
也。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
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
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張氏曰剛
惡混淆文王與紂當之矣。又曰不齋戒其心則雜而著也百物不
廢細无不察也。又曰顯道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
道也。楊氏易言曰明夷箕子以一文言之也文王以摠一卦言之
也係辭曰易之以四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
耶其明夷之謂乎。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
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
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
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
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
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
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
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
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程氏遺書曰天地設位聖人成
能且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
才天地本一物也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
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又曰易文應則有時而應又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又曰張氏曰擬議云為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
不可得而見也。又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又
曰簡易然後知險阻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繫辭言能研諸慮
正是刺侯之二字說者就而解諸侯有為之主若君若即其體文亦
。又曰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越而至
。又曰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止不害象在其中見天尊地卑之理
。又曰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萌兆之事而易
見者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

聖人而已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及人鬼幽明之助又曰天能謂性人謀謂能大人不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曰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即與人事一滾論之若分別只是薄乎云尔自然入謀合蓋一辨也人謀之所經畫亦莫非天理○又曰八卦有卦故象在其中錯綜為六十四爻又象所趨各異故曰情言○又曰能變通則不利累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又曰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是變通之宜也如利建侯利艱貞吉誠則順理而利為則不循理而害○又曰易言情為相感而利害生則專以人事言故有情為利害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言○又曰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清為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易以啟反說音悅惡為路反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夏至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程氏遺書曰窮理不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亦是失於太快此義低有次序道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性須盡併萬物之性一齊足得

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然有事豈有當下便理會了孝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覺有合言知命與至於命終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第十**。又三窮理尺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无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第二十一**。又曰理則須窮性則須尺不可言窮與尺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尺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一上**。又曰孝則无他窮理尺性以至於命小道必有可觀者而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他私意說箇要之即有箇理**二上**。又曰窮理尺性以至於命一物也**十一**。又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性用也**十一**。又曰窮理尺性以至於命即是一事才窮理便是尺性才尽性便至命**十八**。又曰窮理尺性矣曰至於命則全无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又曰問人尺性至命必本於孝悌不識孝悌何以能尽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段事說了性命孝悌只是一統底事尺孝悌中便可尽性至命至於洒掃應對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孝悌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无孝悌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十八**。又曰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尺性尺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又曰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義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爲理義言
 理義不如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微頃不可忘理與義此理云者
 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
 沈其義不爾則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如充實之美與詩之言美
 輕重不同。又曰：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
 安節曰：孝悌之行可以能盡性至命也。世之言通以性命爲高遠孝
 悌爲淺近而不知其一元道本无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上
 者存焉世豈无孝悌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張
 氏曰：方其將有謀也將有問焉命於著此所謂生著豈非謂在野而
 生著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方冊之上著在乎中卒歸三處一時
 合宜非幽贊於神明而得尔也起其用也。又曰：地所以兩分剛柔
 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四象之性也。又曰：一物
 兩体者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
 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体者虛實也動靜也
 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有兩則有一太極也若一則有兩有兩
 亦一在无兩亦一在然无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參
 也。又曰：性盡其道則命至其源也。又曰：致与至爲道殊遠尽性
 然後至於命不可謂一。又曰：不窮理尽性即是我賊不可至於命
 然至於命者止能保全天之所稟賦本分者不可以有加也。又曰：
 既言窮尽然後至於命者則不可容有不知。又曰：天道即性也故
 思知人者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能知人矣知天知人与窮理尽性
 以至於命同意。又曰：釋氏元无用故不取理彼以有爲无吾儒以

參爲性故先窮理而後尽性。又曰凡人剛柔緩急趣識无有同者此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也及尽性則皆忘之。又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從此就約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天下之理无窮立天理乃各有區處窮理尽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既窮物理又尽人性然後能至於天命則又就己而言之也。楊氏曰伊川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亦疑此語細思之係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与性命爲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坤用九六判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何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分明係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又又集云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順於理則道与義固非一事也。又庭聞錄云云易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釋氏之徒未能窮理尽性而欲至於命此所謂荒唐而失其指歸。又曰世之人務欲窮天地之理而自已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有鮮或知者豈不踈哉若子但求諸身而已自一身推之以觀天地万物則其窮尽乎何有。又曰六經不言无心止孟子止言存心養性見天一地二章。又曰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則有之矣理於義則未也。呂氏曰天參地兩參天兩地而倚數正易之取數皆比類見大衍之編。又曰理性与命所言三者之狀猶各言其未見較然一体之實欲近取譬庶可共言所見。又曰窮理尽性至命理窮无有不尽性者所謂未善但未化所云入性之始非尽性而何正猶驟居富貴之人富貴已歸尚未

安尔不已之說恐未及至命之義更願求之。尹氏曰致知格物只是窮理窮得理便只得性至于命无許多節次也趙頴道曰胡康侯謂李者曰致知格物只是一理周易如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也如何先生曰是也非特屯也卦皆然寬疑其未安次日再李問先生曰若謂致知格物窮理尽性經書字字句句皆是非特易也寬曰如洒掃應對釋氏拈推堅拂上豈窮理不得先生曰固是康侯之言夏庭列親聞之。又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即道之極至也。胡氏知言曰命有窮通性无加損尽其性則至命乎。著升脂反參十南反倚於絢反蓋津忍反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程氏遺書曰有道者言一依亦自分明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得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一箇道理。又曰立人之道曰仁義據今日台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有一秉彝粹存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之耶。上。又仲尼言仁未嘗兼義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与語

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无別。非知仁義之說也。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不兩則不用。又曰：立天之道曰正，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在下者也。而曰道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張氏曰：陰陽剛柔仁義，所謂性命之理。
又曰：易一物而合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又曰：一物而兩卦者，其大極之謂也。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義其性。呂氏曰：大氣本一，正卦雖兩而用則一。見天一也。一論。
又曰：奇為陽，耦為陰。初見何義？爻必以三見何卦？蓋奇見所合耦見所分三者之中，必有物焉。此爻所以三也。三才之道於是乎生。四
峯明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位西南坤位東南乾，坤任六子，處於无為之位。此大箇无義理。雷風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各任以事父母，自閑雷風之類，於天地間如身之有手足耳目，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為乎。張氏曰：數往順知來逆，易逆數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待。

也。呂氏曰：逆數者原其始順數者要其終要其終者本於數往安已過之逆知其終也盛衰生息皆有常數而已原始者可以知來知未來之事其始也皆出於造化生生之所以然而已造化之所以然乃易之本也故曰易逆數也。周氏語錄曰：祈寬借先生蜀本王弼註周易點法其中有隔書紙上先生題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我之言寬固請曰：寬見先生此說機會豈非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儉德避難先生曰：亦也吾看易逆數也故有是說若既是時人誰不會做此政在未到來之上六便知泰將極也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欲傾也此謂機會此吾因易逆數而言。又曰：易逆數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彰往察來易之為書要知則未萌事若已往事何用知之數亦不必逆等筭蓋數者理也理有必然如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故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

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程氏易傳曰王通以明內齊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者言萬物繫齊乎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又遺書曰冬至一陽生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繼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萬物盛乎艮此理最妙須研窮此理

又曰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終始萬物也

易傳曰以主宰謂之帝遺書曰帝者主宰事而名

又曰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

揚氏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乃物之莫盛乎艮

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

又曰不終止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恒况晚反

音况晚反

神也者妙萬物而

為言者也

程氏遺書曰

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為言者也。張氏曰全備天理則其神孰大於此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

無窮故謂之聖人聖人之心術之運固有不容疾而速不行而至默而識之虞故謂之神。楊氏曰鬼神非物而不遺蓋其妙万物而無不在

也。呂氏曰指所以妙万物者姑謂之神神因難言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撻萬物者

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

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不

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張氏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全備曰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之健不匱乎勞始終乎止。安

定胡氏曰言鼓舜万物莫疾乎震震者雷之象故不言震而言雷撻

万物者莫熯乎風風巽之象乾燥万物莫熯乎火火說乎澤潤乎水終始乎化莫盛乎艮水火之性雖不相入然

而相逮有相資之理雷風相薄而不相悖山澤相懸而能通氣夫如是然後成變化之道生成之理也然而艮不言山而言艮者以其

動撻潤燥之功是雷風水火之性終始万物之義於山為微不言山也然雷風相薄而不言相逆者蓋雷風若相悖則无生物之理故不言悖逆也。撻乃飽反。雷呼旦反。遯音代。遯必內反。乾健也

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程氏易傳曰

乾健也健而无息謂之乾○又曰坎卦中一陽上下二

陰陽寔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

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坎陷也卦之所言取坎險之道坎水也

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也故為水陷水之體也○又曰離麗也明也

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

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為虛明之義○又曰離麗也萬

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所麗矣○又曰震之為卦不曰一陽生

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

震驚之義○又曰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入○又曰一陽

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又曰兌之義說

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張氏曰健動陷止

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又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

不能去為離○又曰一陽生於二陰之上各得其位其勢止也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

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

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程氏遺書曰或問劉

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无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万物下經是男女生万物曰牧又謂乾坤与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与六子生理同則有此理謂坎離乾坤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索色白反長丁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

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駮馬為木果

程氏遺書

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情性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大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万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張氏曰乾為天赤其正色為寒健極而寒甚也瘠在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金為吝嗇為均為

亦反駮邦角反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金為吝嗇為均為

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張氏曰坤

為文眾色也為城亦載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敷為大塗為

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

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張氏曰震為萑葦為蒼筤竹為敷皆蕃鮮也巽為木為風為

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

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進利市三倍其

究為躁卦張氏曰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也為繩直順且達也為

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

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

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漚蹄為曳其

於輿也為多賁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曰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離為火為日為

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

鼃為蟹為贏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科上槁附且燥也乾古丹反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

闕為果旅為閣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

也為堅多節

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

妾為羊

序卦上經

張氏曰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又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密處况聖人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自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視大匠豈以

一斧可知哉。又曰序卦元足疑。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

唯萬物故受之以屯

程氏易傳曰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鬱結未通故為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張氏曰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

屯者盈也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若物之始生物始主穉小蒙昧未發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

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程氏易傳曰天物之

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

蒙也。

張氏曰雲上於天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程氏易傳曰人之所

需者飲食既有所需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

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

程氏易傳曰師之與

由有眾也所以次訟也

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氏易傳曰比親戚

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眾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

蓄故受之以小畜

程氏易傳曰物相親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

則聚矣畜

物蓄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程氏易傳曰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

等美惡之分是物蓄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

○張氏曰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

履而泰然後安

故受之以泰

程氏易傳曰履得其所以履也泰者通也物不可

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程氏易傳曰天物理往來通往之極則必否所以次泰也

物不可

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程氏易傳曰夫天地不交然後為否上下相周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

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

同人所以次否也否備鄙反上同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

之以大有

程氏易傳曰夫與人同者物之

有大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謙

程氏易傳曰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又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

有大而能

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程氏易傳曰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不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

義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程氏易傳曰夫說豫之道

以喜

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程氏易傳曰承二卦之義以為

事也無事則何喜而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

故受之以臨

程氏易傳曰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

長而盛大

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程氏易傳

故為臨也

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平聲觀於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

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

類周觀之象也以觀官喚反可觀而後有合故受之以噬嗑

程氏易傳曰

蓋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

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程氏易傳曰賁者

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文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

賁者飾也致

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

程氏易傳曰夫物至於文飾

則剥也

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

以復

程氏易傳曰

物无剥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復

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程氏易傳曰

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

以无妄也

有無妄然後可蓄故受之以大畜

程氏易傳曰

聚大畜所以无妄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程氏易傳曰

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

過

程氏易傳曰

凡物養而後能成則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

之以坎

程氏易傳曰

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於陷坎所

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

坎者陷也隱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

麗也

程氏易傳曰

離者麗也陷於坎險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

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序卦下經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

錯

程氏易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一經首乾坤下

成夫婦故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一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

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楊氏曰乾坤萬物

父母咸恒人之父母錯七各反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程氏

易傳曰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

其所故受之以遯

程氏易傳曰遯者退也夫八則有去相傾之

也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程氏易傳曰

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物不可

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程氏易傳曰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上晉

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程氏易傳曰夷者傷

傷理自然也明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

家人程氏易傳曰夷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張氏曰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萬物自然之理家道

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程氏易傳曰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睽睽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程氏易傳曰蹇者難也睽

之義難乃曰反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程氏

以損程氏易傳曰物無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

益程氏易傳曰盛衰損益如循環損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

夬程氏易傳曰夬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夬決也決必有所

遇故受之以姤程氏易傳曰姤遇也決判也物之夬判姤者

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程氏易傳曰萃者聚也物相

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程氏易傳曰萃者聚也物相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程氏易傳曰物之積聚而益高

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萃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程氏易傳曰升者自下而

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

之以井

程氏易傳曰

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

上時掌

反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程氏易傳曰

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

革者也故井之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程氏易傳曰鼎

後受之以革也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

主器者莫若

長子故受之以震

程氏易傳曰

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

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長丁丈反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

之故受之以艮

程氏易傳曰

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

艮

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程氏易傳曰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

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

以歸妹

程氏易傳曰進者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

所以繼漸也歸妹者女之歸妹也妹少丈之稱得其所

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程氏易傳曰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

豐

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程氏易傳曰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

其所安旅所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程氏易傳曰巽者入也巽於親屬非其順

何所取交焉能巽順雖旅困之中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

之以允

程氏易傳曰允者說也物相入則

允者說也說而後

散之故受之以渙

程氏易傳曰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

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允也說音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程氏易傳曰節者水之節

以中孚

程氏易傳曰節者水之節

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

小過

程氏易傳曰

人之所信則必行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

以既濟

程氏易傳曰

能生於物必可以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

以未濟終焉

程氏易傳曰

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

濟終焉未濟未窮也
未窮則有生之義

雜卦

乾剛坤柔

楊氏曰

乾剛坤柔以其動靜有常也至

比樂師憂臨

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

程氏易傳曰以言道也
夫相親皆自為言道故

雜卦云比樂師憂
與與解義反故緩必有所失

張氏曰

險在外故不失其居

蒙雜而著

張氏

曰著古著字雜著於物
所以為蒙蒙昏蒙也

震起也

艮止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畜聚而升不來也

程氏易傳曰艮止
者安止之義止其

所也○又曰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
益理之自然○又曰萃之為義聚也

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

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

楊氏曰兌說在外巽入在隱

隨无故也蠱

則飾也剥爛也復反也

程氏易傳曰陽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

又曰復

若陽反來復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張氏曰澤无

故曰相遇書又反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

程氏易傳曰恒者恒久之義又曰渙離散也人之離

散由乎中心離則散矣

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

程氏易傳曰渙者離也物

物所離散則當節止之

又曰縱緩則必有所失

又

睽外也家

人内也不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程氏易傳曰

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又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退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

鼎取新也小過過也

程氏易傳曰

火在天上照見万物之衆多

其故也

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

過而未顯也

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程氏易傳曰在二體則中實

中實信之質

又曰困而親寡則為旅不必在外也

又曰復

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

程氏易傳曰以險在前未可遽進故

張氏曰過至於顛故

大曰媾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

定也歸妹女之終也

程氏易傳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

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又曰頤

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以化育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

張氏曰妹歸而長女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也夬夬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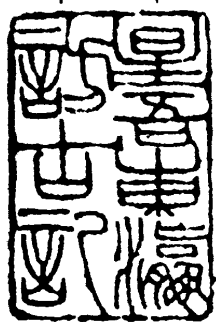
也程氏易傳曰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為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言三陽皆失位也

又曰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

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夬若剛決之義

旅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道衰將盡之時也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直齋書錄解題

伊川易解六卷

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正叔撰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傳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蓋唐李鼎祚集解亦然伊川平生著述惟易傳為深而亦不解大傳

繫辭精義二卷

呂祖謙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故也館閣書目以為託祖謙之名

讀書敏求記

程伊川易傳六卷

有宋談易諸家尚古者宗康節以義理為虛文尚辭者宗伊川以象數為末伎義畫周經判然兩途矣晦庵曰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蓋得程子之深者也經籍志載十卷吾家所藏宋刻本止六卷今攷程朱傳義後二卷小序曰程先生無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全解東萊精義載先生解并及遺書今并編入續六十四卦之後題之曰後傳庶程朱二先生皆有全易云則是予所藏六卷為程氏原書而後傳乃據精義遺書攬入者端臨通攷亦未為核也尋討伊川本旨為之掩

卷無然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
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祖謙
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
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雖
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
參合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
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无遺恨
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女能堯夫
鄭山樓鏐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
學官乾道五年十月既望東萊呂祖謙
謹書

右元至正己丑積德書堂刊本中缺宋諱當爲重翻宋
本唯首載朱子九圖又精義題晦菴先生校正恐皆是
坊賈所爲其東萊一跋此本亦遺之據董鼎周易會通
補入按東都事略書錄解題並云易傳六卷而文獻通
攷及宋志均作十卷宋志傳九卷二程遺書則併爲四
卷惟錢遵王敏求記載有六卷本其參差之故或謂當
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而其實非也余謂遺書之四
卷爲明人所併端臨之十卷蓋據當時坊刻程朱傳義
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別有所據傳鈔本也日本昌
平學藏有程朱傳義十卷元延祐甲寅孟冬翠巖精舍
刊本余亦得殘本二冊亦缺宋諱則其根源於宋本無疑蓋自

宋董楷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坊賈遂以朱子所定之古文從程傳而以程傳之卷第從本義又刪其所載

異同

唯明廣東崇德堂刊本載異同而音義亦刪除

而二書皆失本真後來各

析爲書而二書又互相攘奪近世本義有重刊吳革本始復朱子之舊而程傳原本終不可見此本仍爲六卷又異同兩存其爲東萊定本無疑至繫辭精義書錄解題稱館閣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今按所載諸家之說翦截失當謂爲僞託似不誣然此書流傳尤少其中所載龜山易說久已失傳存之亦未必不無攷證焉光緒癸未嘉平月宜都楊守敬記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義精辭繫易周正校生先庵晦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編者

呂祖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